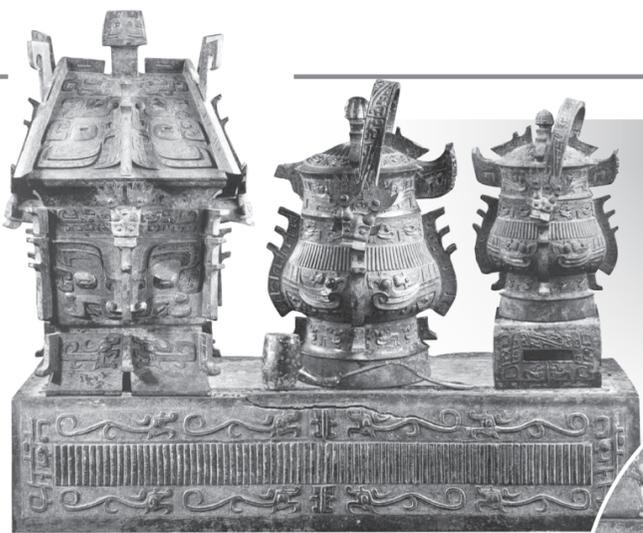


陈仓荟萃

青铜器上的“龙世界”

翟慧萍



龙，中华民族这一神秘图腾，自古以来便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象征。在奔流的历史长河中，龙的形象历经演变与升华，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龙是其主要纹饰之一，各种形状的龙展现出璀璨的艺术价值和深远的文化内涵。

龙，源于生活中的蛇，随着时代的演进，融合了马、牛、鹿、虎、鱼、兔等多元动物的特征，成为一种神秘且独特的生物形象。这种融合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色，更展现了中华民族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

在古人的想象中，龙具有神奇、勇猛、奋进与无所畏

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激励着中华民族发奋图强、勇往直前，龙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标识。

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高度发展，更折射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观念与工艺水平。青铜器上的龙纹，作为这一时期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历史内涵。通过对这些龙纹的欣赏研究，我们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的诸多方面，探寻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源头。

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展出的龙纹铜禁上，56条龙或回首对视、或俯身爬行，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这些龙纹不仅展现了周人对龙的崇拜与喜爱，更

体现了他们对龙纹艺术的独特诠释与创造。通过对夔龙禁上龙纹的研究，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龙纹艺术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规律，探寻古人对龙纹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单五父壶上的龙纹则展现了西周晚期的风格。34条龙或盘绕，或伸展，或跳跃，或俯冲，每一种姿态都充满了动态的美感，仿佛在我们讲述着关于龙的一个又一个故事。这种以龙为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更承载了先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逯盃上的龙纹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龙纹中，既有动态的龙腾、游弋，也有静态的蟠伏、盘绕，特别是龙纹与凤鸟、老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幅龙腾虎跃凤呈祥的吉祥画面。这种将龙与其他动物相结合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向往与探索，也反映了他们对艺术的独特创造力与想象力。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还展出一件青铜爬龙，龙首高昂，龙身背弓，龙尾卷曲，整体呈S形，与商代甲骨文中的“龙”字造型简直一模一样。从四足残断的情况推测，该爬龙可能是一件青铜鼎上的附耳。如果该器完整的话，那么总重量估计将超过500公斤，堪称商周青铜龙之王，是商周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秦公铸作为春秋时期的打击乐器，其上的龙纹也非常引人注目。

28条龙盘绕在4个扉棱上，给人一种飘逸灵动的感觉，从中能看出春秋时期龙纹风格的变革——龙的身躯用纤细的阴刻线构成，由粗犷变得精致，线条细腻流畅。这种变化体现出当时社会审美观念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龙这一神秘生物理解的深化与发展。

这些青铜器上的龙纹，既是工匠们精湛技艺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载体，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通过对其研究与分析，我们可以窥见商周时期的文化、艺术、思想等方面的发展与演变，从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与发扬龙的精神。

回望历史长河，作为龙的传人，我们为那些勤劳智慧的祖先感到自豪。他们通过青铜器上的龙纹，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代代相传，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继续发扬龙的精神。让我们共同携手，传承和发扬龙的精神，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青铜爬龙



秦公铸



单五父壶



逯盃

苏轼与陈仓卖酒楼

杨曙明 宋婉琴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走上仕途的第一站就在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在凤翔府为官期间，苏轼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写下了大量诗文。“晓入陈仓县，惟余卖酒楼。烟煤已狼藉，吏座尚呀咻。”这首《卖酒楼》就是苏轼反映陈仓人民疾苦的真实写照，诗中饱含了他忧国忧民、关切民生的情怀。

苏轼与宝鸡颇有渊源。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初，由父亲苏洵领着，苏轼和弟弟苏辙第一次离开偏僻的西蜀地区，过汉中后，于四月初经过宝鸡、凤翔、扶风等地，赶赴京城开封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兄弟二人同时中进士。

苏轼由于文笔豪迈、思想敢于创新，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小试官梅尧臣等人的一再称赞和推介，一时间声

名大噪。其后，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不料，在苏家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母病故的噩耗，兄弟二人急忙随父回乡奔丧。

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守丧期满回京，依然路过宝鸡等地。与前次一样，宝鸡山清水秀、树木森森、民风淳朴，楼阁亭台古香古色，给苏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登上背靠蟠龙源的卖酒楼，极目远眺，对面鸡峰山苍翠峻拔，滔滔渭水从楼前流过，周围古建筑雕梁画栋、气势恢宏，使人倍觉心旷神怡。当时，无论达官贵人还是文人墨客，亦无论大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卖酒楼当作品尝美酒、领略风光、休闲散心的好去处。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大理寺评事乃掌管刑狱的京官，而节度判官则是州、府的幕职，具体职责

是掌管文书，佐助州、府。由此可见，苏轼是以京官身份出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的。当时的凤翔府太守名叫宋选，为人做事老成持重，对苏轼的才学非常器重，就将许多要事交由苏轼办理。

嘉祐七年(1062年)，苏轼奉命到宝鸡县(治所在今宝鸡城区)检查、处理囚禁工作时，再次登上卖酒楼，却发现眼下的情景与几年前大相径庭，昔日繁华、安详的画面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烟煤狼藉的“珠帘玉帐皆焦土”的情景。陈仓古城，满目瓦砾，四处狼藉，而“尚呀咻”的吏卒吆五喝六，使人倍感心情压抑。于是，苏轼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愤和担忧，写下了这首五言诗，记录了劳动人民无比心酸、为生存而拼命挣扎的历史画面，同时也抒发了诗人的无限忧虑和希望。

在《卖酒楼》一诗中，苏轼敢于正视客观现实，秉笔直言官吏骄横、民间疾苦，对人民的艰辛状况给予深深的同情。

据清《宝鸡县志》载，卖酒楼在陈仓故城内，原宝鸡县城东南隅。自唐至宋，历经兵燹，此楼犹存。民国时犹存卖酒楼残屋，现已损毁。

(摘自《金台史话》)

再现周公庙八景之一“碑镜清莹”
复刻“岐山周庙润德泉碑”面世

本报讯(刘剑峰 麻雪)近日，在岐山县周公庙景区的润德泉旁，矗立起一座复刻复制的古代名碑“岐山周庙润德泉碑”，让游客得以再次领略周公庙八景之一——“碑镜清莹”的风采和神韵。

据了解，“岐山周庙润德泉碑”原碑刻立于元代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是被称为岐山周公庙八景之一的历史名碑。此碑通高4.45米、宽1.26米、厚0.35米，赭质(bì xī)碑座长2.5米、宽1.55米、高0.95米，是周公庙内最高大精美的碑刻，碑身四面刻有文字。其中，碑阳记述了元代至正二十五年岐山县周公庙内的润德泉水复出事件及当时的泉状，从碑题可知，周公庙当时名为周庙。

“岐山周庙润德泉碑”因碑面十分光洁鲜亮，如一面镜子，置身碑前，游人和身后山色映照如鉴，故被誉为“碑镜清莹”。这

座石碑对研究元代石刻艺术和当时的社会情况、官制、周公庙润德泉状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岐山周庙润德泉碑”原碑于五十多年前佚失，成为一大遗憾。

2023年上半年，岐山县文物局和岐山县周公庙管理处获悉，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藏有“岐山周庙润德泉碑”拓本，经过多方联系，获得了碑身四面拓片高清图，按照同比例原大复制的原则和要求，对该碑实施了为期半年的复刻复制工程。在此工程中，力求用老工艺复制。工作人员在石刻之乡陕西富平找到了老艺人赵忠锋，对碑面实施了“墨蜡”工艺着色，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碑刻行业的首创，更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该碑的复刻，对于丰富宝鸡地区尤其岐山周公庙的历史文化内涵等具有积极的意义。